

1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議聖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驛書人學長短

入關上書關下朝奏尊召入見所言九事

及成次書如取史記本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
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
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
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御心觀覽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議論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

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入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

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
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
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
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
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散中
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
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鹵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

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又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

乃得一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

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

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

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更相疑而外市師古曰與敵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

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孰計

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

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以故丞相史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二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
備守合從連橫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
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
為更生按安此言過矣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
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
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
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
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
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
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
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葳州張晏曰葳貉也與穢同建城
邑東坡作富公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
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
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
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日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
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
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
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
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
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徐樂書略曰

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
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
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二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

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此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齊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滯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惺之私俳優之儒之笑不貳於前而天下無宿憂○按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可為恃也不以禍難之微為可忽也樂之

告武帝也欲明安之厄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觀乃以瓦解之執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故不取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者不能下上

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
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
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
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
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按相之論

蕭望之伐匈奴對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

日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
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
之計策望
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

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
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
弟順也

師古曰鄉讀音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

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

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屬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師古曰謂昭王為楚所溺也

齊桓

抹其難

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

位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以至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送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

賂塞鄭衛之倡繼以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阜一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冤乎萬里之外
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
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
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
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
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
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

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相習以臯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

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霧露氣濕

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

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師古曰璠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

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承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二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云云已前見

谷末受伊邪莫演降議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守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也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

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
 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
 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諛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

位如

郭舜論通康居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

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

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

故不省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

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六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

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

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

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

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

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

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

非至計也

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

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
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云
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
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
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
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
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

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十_二或七日不食

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

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

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

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

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

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

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
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
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
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
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义佚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廬山匈奴

中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
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
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
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
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
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
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
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
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
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藉蕩姐之場
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絕也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三月為一離歷也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
師古曰犁牛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
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
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公單于歸義懷

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
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
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
因緣往昔和好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
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
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
然謂計策素定禦難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
折衝

擊於外

師古曰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

歲以大萬計者

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為康居烏孫

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上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

三文埋者在西域中

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

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嚴尤諫伐匈奴

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

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竝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今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

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

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

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

之侵譬猶蝨

師古曰蝨古蚊字

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

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

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

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

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
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
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
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
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
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齎音富舖音富銀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舖古金字也

也食糒飲米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

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

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

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

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

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

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此篇係諫

此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之其上也然周宣之世戎狄內侵豈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

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霆擊以創艾之此又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顯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與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邪

鼂錯言兵事書

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一謂交兵也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也音子廉反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師古曰經川常流也音子廉反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弋戰相屬之欲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
 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籊師古曰萑亂也葦葭也籊蒿也萑音栢草木蒙
 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
 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集齊也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昏相失此
 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

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
 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
 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
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
 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
 騎弗與也與猶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
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則匈奴
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
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楯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
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
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
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

陛下財擇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處曰僨

什也如淳曰僨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

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

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

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師古曰壑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入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心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

已去

纔音裁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

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

答

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如淳曰藺藺石城上雷石也雷音來內反

復為一城其內

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

下千家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顏師古曰虎落者

以竹蔑相連

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

復作令居之

臣瓚曰募有罪者及臯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

復音扶
目反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

自供贍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此所謂

樂卿也師古曰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

豫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

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

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非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全親戚而

德義於主上也

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

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

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募民

徙塞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

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之往也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人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一里有假士四里一

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

十連一

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

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

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

察按錯三書具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

餘人久充國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故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中郎將

叩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

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

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

竝起為明主憂誠以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

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

羌東至浩豐羌虛以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

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

林智

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

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

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

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

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

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

其狀復奏充國上狀云云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

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師古曰謂羌受充國之言

歸相告諭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吏士萬人留屯

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

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

示首羌虜揚威武備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

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不出令反畔之七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

墮之患師古曰此雖遭也墮謂因寒瘡丁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復四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虜得乘間之八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

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洎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枹席上過師十一也大

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

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日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

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云云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

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
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校聯不絕師古曰此校謂用
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師古曰此校謂用
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
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
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便兵弩飭鬪具
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燹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

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
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
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
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
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
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
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
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
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
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
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
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
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
雖云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亦嫌之便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上社稷之福也臣幸得

奮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

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祭充國奏每上輒下

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以必用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詳已見前

侯應罷邊備議郵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

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

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
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
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
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
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
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
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
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
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
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
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
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
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
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一也或因山巖石木柴
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稍稍平
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
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如

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

日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

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

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

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

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

兵謂矛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

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
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巧詐竝生師古曰
也音五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快苟以得勝為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
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
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耰鉏筮梃相撻擊師古曰耰磨田之
也大杖也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至於赭
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
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

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出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師古曰壽王言此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

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

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

庶人三代之道也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

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

射夫眾射者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矣張弓矢

分耦而射則獻其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

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

專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

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

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

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別公私二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

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

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

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

缺也師古曰李說是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

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以

路温舒上尙德緩刑書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温舒

上書云云

三百六十一

柯文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

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

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古師

日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

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

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

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

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芻蕘諛之聲日滿於耳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
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
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日繼者不可復屬師
日繼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帟被刑之徒比
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

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

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

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

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

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

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

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

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長也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

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

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

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在教

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

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

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

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

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

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
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

反哀矜之人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下急

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

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

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

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
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
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
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
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
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
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
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
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
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
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
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

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

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

遭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

之也自此以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

上令甲之也師古曰卒讀文專為軍旅師古曰卒讀

猝暴而施設師古曰卒讀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

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貳師古曰貳音士得反

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

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

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

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議

韓愈復讎議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

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

視死如歸自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狗節

本無求生寧失不平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

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

議獻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

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

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

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議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

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

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編世各為類今乃以唐文附漢後者蓋唐文

少不能自為類故也他卷倣此○以上論刑罰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

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
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
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
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
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
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
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得曰此慶
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備禦也慶
忌宜在瓜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
難非意所度也後拜為

右將軍徙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遭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谷永舉薛宣疏

宣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
于永卒谷永上疏云云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
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
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
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
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
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
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
茹柔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
時而當理也出守臨淮陳畱二

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
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

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

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

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

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率

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

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而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

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以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何武言傳喜書喜上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八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

哀帝即位遷右將軍早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

言云喜行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

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

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

四百里
夏元錫

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

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

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

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

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漢散萬金

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

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王嘉薦公孫光等建平三年爲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

所變動嘉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

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

於天子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

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

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

臯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

三頁下
夏錫

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
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
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
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
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立忤劾發揚陰私吏或居
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誼距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土百多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
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衆庶知其易危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

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

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優也遣使者賜金

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

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師古曰不即

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

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
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
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
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
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
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
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
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

天子納而用之

馮唐論魏尚

唐以武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并軍過問唐曰父老何自

為郎家安在具以貫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處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邛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輦曰闡以內寡人

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
 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
 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殼騎萬三千匹師古曰殼張弩也音邁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
 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
 也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
 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

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
 一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
 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

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鄭昌訟蓋寬饒書

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時上方

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檀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控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宣帝時郵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

助已困辱漢使者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郵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郵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云云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云

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
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
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
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

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
有嘉折首獲匪其謂虺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
者皆來從也今延壽詩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
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干
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
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二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

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二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並有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以尊寵爵位以勸有

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議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谷末上救陳湯疏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

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末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及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

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蹠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

天也介胃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耿育上訟陳湯書

湯言黑龍井時出當復發民徙昌陵事免爲庶

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討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

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

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本始中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

城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漢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曰疆其執難制遂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上議封奉世承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奉世死後廿延壽以誅郅支封為列侯丞相匡衡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

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

勞不加賞也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

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

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
 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
 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
 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
 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
 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
 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
 而不揚音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
 願下有司議望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按匡衡蕭

之之言公也若衡則意在附和石顯故力沮延壽
 湯何以明之史稱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故以
 私憾害其功衡方與顯表裏以為固位計此其所
 以沮之也安得如望之以公心言之哉然則延壽
 湯之功不封可乎曰不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材畧
 烏可廢哉故宣帝雖不侯奉世而光祿水衡之拜
 則不敢後及元帝出歷九卿將軍卒為國虎臣功
 名為營平之亞是固宣帝獎拔成就之力也若湯
 者非惟不侯又以微罪數遭排擯此劉向谷永諸
 人所以繼訟其冤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處奉世
 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哉

谷永等救劉輔書

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

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

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
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竊見諫
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
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
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
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
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

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
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
用輔急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敢盡
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
切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
減死罪一等論為鬼
薪

公乘興訟王尊書

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
慢妖上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

乘興等上
書訟尊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寤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具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以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富豪大猾果市賈萬城西萬章

箭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音雉晉灼曰箭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箭之家杜

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刁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

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
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
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
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
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
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
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
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
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
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

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
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
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
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
賢乍佞豈不甚哉

師古日期年也音基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
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
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
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

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
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

尊為徐州刺史
○以上並論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